

台大農學院有個剛果留學生

伊馮，學農 也說相聲

／徐以瑜

帶 著北方味兒的國語，加上豐富的表情和靈活的現場反應，來自非洲剛果的伊馮，以他的第4種語言，一脚跨進了傳統中國說唱藝術的領域——相聲，展開他留學生涯的外一章。

伊馮目前就讀台大農業經濟系二年級，全名盧富阿·伊馮·皮埃爾，現年25歲，出生於非洲剛果人民共和國的黑尖港（Pointe-Noire），父親服務於農業界。剛果因有赤道經過，地處熱帶，農業相當重要，於是他也選擇了攻讀農業。曾在浙江杭州大學讀農學的他，在台大農經系主任陳希煌教授眼裏，是個表現不錯的學生，對他照顧有加，伊馮對此十分感動，「遇到挫折，想放棄時，就會想到系主任的關心和鼓勵，無論如何，不能讓他失望！」

一個學農的人，又怎會和「相聲」扯上關係呢？伊馮說：「農業是本行，相聲則是個人的興趣、才藝，並不衝突。」最早接觸相聲，是開始於來台灣之前；接觸中文，則要追溯至還在家鄉剛果的時候。在通訊事業如此發達的廿世紀，非洲雖不再是神秘的黑暗大陸，但對大多數人恐怕仍難想像除了街上有中國餐館的招牌外，剛果的學校、醫院

、工廠……，處處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踪跡。因此少年時的伊馮，對中國就已不陌生。隨著足跡的擴展，走過鄰近剛果的一些國家，伊馮對神秘的東方愈感好奇，20歲時，他終於以交換學生的身份到北京語言學院學中文。在北京待了一年，隨即進入浙江杭州大學就讀。據他描述，相聲在北平的普遍程度到了每天都可在廣播、電視中看到、聽到，公園中每星期都有室內或露天的相聲公演，就連火車上也播放著相聲的帶子，幾乎是人人都能來上一段，「相較於台北每半年才有一次的演出，觀眾席還有空位，真是相差太多了！」只是當時因初學中文，伊馮尚未能跟得上相聲的速度，所以僅止於半聽半猜的程度。

在大陸兩年多的日子，他對中國人有了相當的認識，但他覺得並不完整，加上早聽說台灣的經濟及許多方面都相當進步開放，他回到剛果一段日子後，就又背起行囊，來到台灣。原本只是單純地想在台灣唸書而已；但有一次和朋友在餐廳閒聊時，鄰桌剛巧是「漢霖說唱藝術」團長王振全先生，交談認識後，他便正式加入「漢霖」，再度與相聲結緣。

「我喜歡說相聲，因為可以直接感受觀眾的喜惡。」個頭高大的伊馮，給人的感覺相當親切而質樸，16歲就因興趣而接觸、參與舞台劇演出的他，很能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樂趣，對於一般人將自己擺在眾人面前時感到的陌生與不自在，他認為「習慣了就好。」當然，充份的準備也是避免怯場的不二法門。剛進入漢霖時，學些基本的相聲段子，照原本台辭依樣畫葫蘆，慢慢熟了以後，動動腦筋，改掉一些句子，換上自編的辭，「這樣才能真正成為自己的東西！」因此台上的他，總有一些出人意表的臨場反應，逗得觀眾捧腹不已。

在漢霖一年多的日子裏，經常隨團在南北各地演出，固然使他有機會面對不同的觀眾群，但無法長期鎖定固定觀眾群的喜好，做更深入的演出，令他頗為遺憾。「演員是觀眾培養出來的，觀眾喜歡，才激發演員做更多更好的演出，觀眾是演員的一部分。」伊馮語重心長地表示。

說到農業，伊馮認為剛果位在中非洲，西臨大西洋，全國人口中，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相當高，除了石油、鑽石外，咖啡、糖、可可和木材是主要輸出品，主食是木薯，屬於較早期量勝於質的農業型態。幅員廣闊的大陸，物產種類繁富，各地不同，自1977年開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後，推行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責任制，取代「人民公社」的集體化生產，農民因有經濟自主權，且可享受部份增產的結果，使增產的意願提高，因此農村的生產力比以前活潑，農業技術也逐漸機械化；糧食作物中稻米產量最多，棉花、油籽、花生等經濟作物亦不少。至於台灣，農業朝精緻化發展，重質亦重量，唯農村勞動力不足，似乎是台灣農村有待解決的問題。三地雖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，面臨各自的農業問題，但透過經驗的遞嬗，也許可

協助克服農業困境，促進農業的高度開發和升級。

談到旅遊經驗，喜歡四處遊歷的伊馮，曾去過蘇聯及歐陸的許多國家，並在法國住了一年。他認為能有朋友同行最好，一個人倒也無妨，但若想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，最好能試著學習當地的語言。「在北京時，得說北平話；我初到杭州時，還不懂老師在說什麼，但日子一久，也就明白了。」他認為每到一處，就試著將自己融入當地的生活，較容易和別人打成一片。

和大陸、香港及台灣皆有過相當接觸，伊馮對這三個中國人的社會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他表示，北京語言學院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學校，每年有二千餘外國人前往學中文，也有各種外語訓練供當地人學習。雖然教學設備不是最好的，視聽設備的耳機每天都得修理一番才能發揮作用，但就教材完整多樣的方面來說，它仍是學習國語的好地方，不過由於環境的影響，造成人對外來者充滿戒心，這點令人很不舒服。香港則是典型的金錢至上社會，且會欺生。台灣濃厚的人情味是他最喜歡的，當然這裏發達的資訊和開放和諧的人際關係也是相當吸引他的一環。

來自陌生的國家，卻說得一口和我們一般流利的國語，甚至比大部份的中國人都更為貼近傳統的中國藝術，伊馮不僅是中國人的朋友，更提醒了我們傳統藝術的美，實在需要更多人的關注與投入，才能妥善地保存及發揚光大。

未來，伊馮希望能順利取得學位，然後回到剛果服務。至於相聲，只好隨緣了。雖然令人惋惜，但也為他選擇了農業感到高興，也許有一天，我們會在剛果的農業發展上，再度看到他的完美演出嘍！

✻